



新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三
賦雜著

和16
1239
17



門
和
1239
27



午亭文編卷二十一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賦

午壁亭賦

山海經沁水南過陽阿縣東酈道元水經注沁水又東
南陽阿水左入焉水北出陽阿川東南流逕午壁東沿
波漱石崩澗八丈環濤轂轉西南流入於沁水余村居
近沁水而愛午壁亭之名故取其義以名其居曰午亭
山村今茲遠遊眷言吾土乃作午壁亭賦云
緬關河以騁望塞滄留夫遠行異向平之遐尚同宗炳
之幽情渺山川以延竚披酈生之水經惟先人之舊業
肇錫我以嘉名攬古文之奇字馳逸想於漢亭沁流兮

清淺午壁兮洄澦鄰猿鶴兮北山邈文物兮西京有飛
仙之稅駕無醉尉之呵行谷口兮寡勞勞之騶唱嶺上
兮多渺渺之吹笙亂牧兒之歸笛間樵叟之吟聲秋風
兮嫋嫋春草兮青青散晨霞於極浦淪晚景於迴汀撫
四時之迅晷怊惝恍而屏營考古原之遺封兮悲趙衰
之舊邑歷晉侯之故壘兮莽炎劉其相及慨茲亭之在
所兮猶髣髴其未失羨靈光之巋然兮哂秦關之角立
古今何嶮廓兮只尺其如相接倚伏其何常兮盛衰其
若溢嗟予心之要眇兮儵若離而若合縱吾思於千里
兮羌不知其所出入山間兮茅屋原上兮遠邨臨流釣
石倚杖柴門露松際之明月出岫中之閑雲聊逍遙而
容與盡烟景於朝昏雖芳歲之已遠尚桑榆之可論

著卦賦

何余心之堙鬱兮孰昭與為徒瞞九州而係羈兮寄
余懷於圖書披皇古之典墳兮度修名之焉如謇吾重
昏者不知其所之兮就靈著而問諸先聖詔我以法象
兮前詰輔我以箋疏循大傳之遺文兮佩紫陽之擇守
策五十而去一兮用四十而有九虛其一以示數不得
用兮儼造化之樞紐不用而用以神兮非數而數乃可
久此所謂無極而太極兮岌岌焉其誰與偶四十九策
兮分之兩手象天者左兮象地者右是生兩儀兮孰先
孰後取一於右子挂左小指之間分天數之奇兮將動

直而靜專夫人並天地而為三兮胡獨謂予身以藐然
先置右策兮以右手四四揲左焉又置左策兮以左揲
右四四如前象四時之行兮生百物而無言揲奇而不
足復揲兮斯用之所由神如曆家之布歲兮有殘日與
零辰以之置閏兮五行正而四氣均何以歸之兮於扚
以相從左奇者扚第三四指右奇者扚第二三指之中
兩扚象閏兮數以法通易之為道兮參伍而錯綜前後
閏兮相間三十有二月再閏在五歲之中兮於法無敢
越掛為一兮揲左為二歸左奇於扚為三兮揲右為四
歸右奇於扚為五者近是掛一一歲兮揲左二歲左
扚三而一歸奇兮三歲則一閏置歷四及五而再扚兮
五歲再閏斯乃備自掛至扚為一變之大義合再扚
之餘著再分再掛再揲為二變之所由特傳言掛而
不言他兮掛以象人為天地基無人則無天地兮故鄭
重乎其言之分掛揲扚為四營兮四營為一變視其掛
扚之策兮奇偶以見奇則五與四兮偶則九與八三變
皆奇合十三策兮則書口於札過揲則三十六策兮是
為老陽之質兩奇一偶合十七策兮則一焉是書是為
少陰兮過揲則三十二策而無餘兩偶一奇合二十一
策兮過揲必二十八策是為少陽兮惟一以畫三偶合
二十五策兮是為老陰過揲必二十四策兮畫×以尋
凡此陰陽老少兮重拆單交所繇以陳是三變之大指

方惟變所適斯成初爻方內卦之萌六變而為二方中
爻斯著與四同功方柔中而多譽九變而為三方下卦
之終與五同功而異位方剛勝柔危而多凶如是每變
而成爻方由三暨五底於上十有八變而內外卦成方
乃觀其卦變之所向六爻不變方占本卦之象辭內卦
貞而外卦悔方貞風悔山之類可知一爻變方惟變爻
之致思二爻變方本卦二變爻辭之是推主上爻方庶
求者之可追三爻變方觀本卦之卦之象辭具載本卦
並前十卦為貞方之卦並後十卦為悔通計三爻之變
方為卦二十變在前十卦方兩卦象辭並觀而本卦是
急變在後十卦方兩象辭觀之自之卦以入貞悔各有
所重方視其變之所及四爻變方占之卦二不變爻主
下爻方不變者重其操五爻變方占之卦不變之一六
爻變方乾坤占二用斯利斯吉餘占之卦象辭方筮事
於以畢余既準此明軌方亦直為此詰訓也索蔓茹以
筮筮方有時端策而問也曰大人之吉方有言不信何
汶汶也仰蒼天以為憑方披丹霞以寫心沉九淵其猶
未悔方僂便非予所能任迷不知往徑方敢遵道而改
路歲冉冉其去我方迫日月之遲暮靈氛告余以吉方
吾獨長有此困也陋穆姜之溺於隨方羨雲臺之所為
遜也心紆軫而儻何方吾慨想夫皇羲舒佗條於斯文
方玩占觀變夫奚疑

河圖洛書賦

天垂象於神物兮，溯胚胎於鴻蒙。有物渾成兮，不物而物。物天囿其中，天無言而假以物。物將以原始而要終，仰觀俯察，睠彼中區。于河于洛，龍圖龜書，垂兩象於中天。兮揭萬古於須臾，囊括乎乾坤之未闕。兮燁赫乎日月之齊驅，翬九霄而耀五緯兮，羅八極而環四輿。曆紀所不能詰，其度數兮方圓，所不能盡，其規模若乃崑崙出墟，熊耳導源，津梁箕斗，溝澮伊瀍。君宗四瀆，控引三川。迢迢兮金波之照，銀漢泱泱兮藻玉之蘊。珠淵于其時也，水伯兆祥，宓妃襲祉，有開必先，亦復其始。千年清而榮光，浮九日温而青雲，駛龍馬負圖以授，吳楚神龜背書以畀。妣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河圖之位如此也。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洛書之文若彼也。伏羲因之而八卦，以重大禹叙之而九疇，是以若夫周文演姜公且繼軌爰遠武王訪於箕子，展矣尼山歸與闕里，繫易而殫八索，九止之文，刪書而備二帝三王之史，罔不泝河沿洛，著龜是啓，蓋圖書相為經緯，兮卦疇相為表裏。五十有五而盡天地之宜，四十有五而該事物之理，而皆數列外而森然五居中而不改，既溥博而無方，必淵涵而有宰。此大易之所由以太極為尊，尚書之所由以皇極為美也。巍巍蕩蕩兮穆穆皇皇，以五生數統五成。

數同處其位而凝然者如衆星之拱北以五奇數統四
耦數各居其所而巋然者象午日之當陽自天一至地
十積數皆由五而得五則虛中為之體自一五行至九
五福積數皆由五而得五則虛中其若藏故夫中之為
道也天地之所以悠久日月之所以升恒鬼神之所以
變化風霆之所以震驚山嶽之所以屹立江河之所以
流行莫不由斯以為之大本得則昌而否則傾而况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而為萬物之靈者乎然終不可得而
強名名之曰中雖易與書有不能盡而仍歸之圖書之
畫以盡天地萬物之情

雜著

伏羲先天策數本河圖中五解

卦始於畫畫始於數數何自始乎始於河圖而中五者
河圖之數所由以始也蓋中五者太極也陰陽合而未
分而已具陰陽之數矣何也陽數三陰數兩三兩五也
而中五具焉故數雖有五而合於一所謂太極也聖人
有以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因而重
之為六十四卦而三百八十四爻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之策數具於此矣故由一分二蓋取數之三者而分之
為陽取數之兩者而分之為陰以凡陽之數皆三故合
三數而畫之為一以凡陰之數皆兩故合兩數而畫之
為一是一皆三數凡一皆兩數也既有三數之一兩

數之一是一陰一陽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也是
五數分三兩也由是二分爲四三兩之上各加三兩陽
之上生一陽爲☲而謂之太陽生一陰爲☱而謂之少
陰陰之上生一陽爲☳而謂之少陽生一陰爲☴而謂
之太陰是爲兩儀生四象也是五倍而十也就倍五而
言之故爲十細分之則太陽爲☰而含六少陰爲☷而
含五少陽爲☱而含五太陰爲☲而含四共得二十數
焉則是☱皆含六☱皆含四矣四象既立由是四分爲
八大陽之上生一陽爲☰生一陰爲☷少陰之上生一
陽爲☳生一陰爲☴少陽之上生一陽爲☰生一陰爲☷
太陰之上生一陽爲☳生一陰爲☴而乾兌離震巽
坎艮坤生焉是爲四象生八卦也是十倍而二十也就
倍十而言之故爲二十細分之則乾爲☰而含九兌爲
☱而含八離爲☲而含八震爲☳而含七巽爲☴而含
八坎爲☵而含七艮爲☶而含七坤爲☷而含六共得
六十數焉則是☰皆含九☱皆含六也是爲老陽老陰
之數也體卦既立乃生用卦由是陽一變而用九凡一
皆含九數陰一變而用六凡一皆含六數是以於八卦
之上各生一陰一陽則爲一者八而得數七十有二爲
一者八而得數四十有八爲四畫者共十有六而爲數
共百有二十矣由是陽再變而十八凡一皆含十八數
陰再變而十二凡一皆含十二數是以於爲四畫者之

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一者十六而得數二百八十
有八為一者十六而得數一百九十有二為五畫者共
三十有二而為數共四百八十矣由是陽三變而三十
六凡一皆含三十六數陰三變而二十四凡一皆含二
十四數是以於為五畫者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
一者三十有二而得數一千二百五十有二為一者三
十有二而得數七百六十有八矣為六畫者共六十有
四而為數共一千九百二十矣蓋至是而六十四卦成
矣卦之爻凡三百八十有四陽爻用四九三十六策凡
百九十二陽爻通計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用四六
二十四策凡百九十二陰爻通計四千六百八策二篇
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所以當萬物之數者謂此也
而要皆本於三兩之數以為之本故曰卦始於畫畫始
於數而數始於河圖之中五也

錫土姓說

古無無土無姓之人禹貢言錫土姓惟五服諸侯之事
而不及凡有土有姓者非略之也舉其大而小者可知
也故凡有土有姓其源流失得之故有可考者夏后氏
五十而貢殷人七十畝周人百畝是三代無無土之人
矣而取民之制不過什一魯至宣公初稅畝成公作止
甲哀公用田賦夫稅畝猶未遠於什一之法而左氏譏
之曰非禮止甲重斂已違什一之制至於田賦則實為

後世以田斂錢之始其大遠於什一矣秦孝公用商鞅
廢井田制阡陌任民所耕不限多少其多者得粥賣又
戰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隸役五家兼并之患自
茲起矣民田多者以千畝為畔無復限制以田之多少
為賦斂之厚薄及其後也乃舍地而稅人地數未盈其
稅必備其繆戾滋甚焉始皇三十一年始令民自實田
以定賦蓋取大半之賦竭天下之民力以逞其欲二世
承之海內叛亡當是時也天下無復有有土之民矣夫
民之無土其始由於厚斂民既無土而國亦隨之傳云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自古以來未有聚斂而不
亡者也然至於秦有無土之人無無姓之人左傳曰因
生以賜姓昨土以命氏史記註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
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相別也
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也呂祖謙曰姓者所以統其
祖考之所自出百世而不變者也氏者所以別其子孫
之所自分數世而一變者也春秋纂例云姓則百代不
易惟天子乃得特賜姓如舜賜禹姓曰姒伯夷曰姜武
王賜胡公姓曰媯是也又天子之子例以謚配字僖伯
文伯宣叔襄仲之類是也而後代子孫因以其字為氏
示所出不亂所謂別子為祖也由諸說考之別姓則為
氏合氏則為族則是氏與族為一姓與氏為二矣故羽
父為無駭庶子隱公命以為展氏則氏族為一也風俗

通曰或氏於號或氏於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國或氏於
官或氏於字或氏於居或氏於事或氏於職以號唐虞
夏殷也以謚戴武宣穆也以爵王公侯生也以國曹魯
宋衛也以官司徒司馬司寇司空司城也以字伯仲
季也以居城國園池也以事巫卜陶匠也以職三鳥五
鹿青牛白馬也然凡賜氏族者子孫為卿有大功德則
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之類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
族若無駭者是也夫無駭生不得賜氏又况生而自以
為氏者乎若是乎氏族之重其君不賜而子孫自以其
祖父為氏為族者皆僭也亂也然氏亦謂之姓如舜生
媯納賜姓曰媯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為氏故
舜後姓媯為氏曰陳今之以陳為姓者不聞其別為氏
則姓氏為一也蓋其初若將以別之而其後乃復為一
一之以百世不易之姓而不一之以數世一變之氏也
傳有之姓者生也以此為祖令之相生雖及百世而此
姓不改所以統繫焉使不相別也故先王之所尤重者
姓焉而已矣夫惟天子乃得賜姓諸侯則否諸侯賜氏
則凡不得賜而自以為氏謂為僭且亂者所以防天下
之自別其子孫之所出者而因以自昧其始生之祖也
姓顧不重矣哉鄭夾漈氏族略謂凡言姓氏皆本左傳
左氏所明者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字以官以邑五
者而已今則不然論得姓受氏者三十二類一曰以國

二曰以邑三曰以鄉四曰以亭五曰以地六曰以姓七
曰以字八曰以名九曰以次十曰以族十一曰以官十
二曰以爵十三曰以凶德十四曰以吉德十五曰以技
十六曰以事十七曰以謚十八曰以爵十九曰以國
二十曰以族二十一曰以名二十二曰以國爵
二十三曰以邑二十四曰以官二十五曰以邑謚
二十六曰以謚二十七曰以爵二十八曰代北復
姓二十九曰關西復姓三十曰諸方復姓三十一曰代
北三字姓三十二曰代北四字姓所援據最詳而亦不
分孰為姓孰為氏要之猶未遠乎姓氏為一之義也至
所云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於
文女生為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姚姁媯姑妘
媯始姪媯之類夫先王以姓為重今曰男子稱氏婦人
稱姓則是反以氏為重而以姓為輕其亦不明乎禹貢
之義者也禹貢言錫土姓使天下無無土之人亦無無
姓之人也其時所錫者雖止及於五服之諸侯而諸侯
之土田人民諸侯實自經理之雖不得賜之以姓而或
者推天子之意賜氏焉以別其人苟非然者是使高山
大川雖已奠之而畎澮之水任其橫流而不治也其尚
可以為國乎吾故以為古者無無土無姓之人而推言
由秦以來乃有無土之人至於其凡所以得姓之故尤
致意焉使世之讀禹貢者不因文以害義以見先王之

治天下使無土者有土無姓者有姓其為萬世生民計者至深遠也

河圖中五生數解

河圖中五即無極而太極也而陰陽五行天地萬物之理備矣其外五十數悉從中生出所謂大衍之數五十也蓋中五虛而不用焉惟虛也故能生天地之數惟不用故能成天下之大用焉先儒論河圖以生數為主謂中之所以為五者具五生數之象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今中五之外第二層所謂一者即其下一點也所謂二者即其上一點也所謂三者即其左一點也所謂四者即其右一點也然無所謂五者何也蓋五之數仍寄於中五之中是則尤有所謂虛而不用者存於其中其中五之中一點乎此其所以生天地之數而成天下之大用也尤可以見無極而太極之理矣其第三層所謂六者一合五而成六所謂七者二合五而成七所謂八者三合五而成八所謂九者四合五而成九而北南東西之位列焉要之不離乎中五之所生者蓋天地之生數至五而極其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不必於五十之數既具之後然後知之而即此中五之中已渾然皆備矣至於所謂十者不惟五遇五而成之自中五所生之一二三四而

十數已定至乎此而遂以成五十有五之數而為陰陽五行天地萬物之理所莫能外也故曰中五者即無極而太極也

伏羲先天卦爻解

伏羲八卦次序圖所列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則六十四卦之下八卦也先儒謂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此其說之至明者也至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所謂六十四卦者先儒謂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嘗試於八卦之上分為十六十六之上分為三十二三十二之上分為六十四如今易圖之所列者卦則是矣然即陽奇陰偶之數以求合乎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則昧然莫得其所以合者焉此蓋可以論卦而不可以論策故策之數所由生終莫有能明之者也既不明策數所由生則聖人所以畫卦爻之理亦無因以見矣是以雖得夫加一倍之說而有毫釐千里之差也吾嘗於外卦求之而曠乎有得焉陽之一變而用九也陰之一變而用六也陽之數至此而含九而為下卦之乾陰之數至此而含六而為下卦之坤即以此老陽老陰之數推而加之於外卦而能事畢矣今試於所謂六畫卦之四畫者凡陽之畫皆準九數凡陰之畫皆準六數於所謂六畫卦之五畫者凡陽之畫倍老陽之九數而為十八凡陰之畫倍老陰之六數而為十

二於所謂六畫卦之六畫者凡陽之畫倍十八數而為三十六凡陰之畫倍十二數而為二十四積而計之則二篇之策適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然後歎伏羲之卦爻準乎天地不易之數此其所以神也先天之祕邵子知之而不明言其故其言曰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枝愈大則愈少愈細則愈繁嗚呼邵子可謂知之者矣

孔氏穎達經傳辨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顏師古謂上下經及十翼蓋古之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經傳皆自為一家所謂上下經者直卦爻之辭而已孔子之象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謂之十翼經之傳也孔穎達曰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王輔嗣之意以謂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嵩山晁氏言以象象文言襍八卦中者自費直始謂費氏初變古制時猶若今乾卦象象繫卦之末至王弼始分爻之象辭各附各爻之下而遂大亂之也朱子言孔氏謂夫子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則是孔氏亦初不見十二篇之易矣晁氏又席劉牧石守道之說劉牧云小象獨乾不繫於爻辭尊君也石守道云孔子作象象於六爻之前小象繫六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后者讓也蓋劉石之謬不足道也又嘗獨怪孔氏解經號專家既不知有

十二篇之易而顧以其臆說謂象辭在六爻之後者其
眊劉石所見豈有異邪

十翼說

古之為傳訓者皆別為書三傳之文不與經連石經書
公羊傳無經文藝文志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而夫
子之十翼其初別行未與上下經參列也故呂氏謂象
象不連經文者十二卷之古經傳也注連之者鄭氏之
注具載本經而附以象象如馬融之周禮也融為周禮
注云欲省學者兩讀就經為注蓋猶是詁訓之體爾未
便如今之經傳並列大書特書者也晁氏以為始變於
費直既大亂於王弼不知費王以象象文言錯互入經
時猶是詁訓之體歟抑遂如今之與正經並列而書焉
者歟孔子嘗曰述而不作又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可
以無大過夫子天縱至聖不敢居作者之名惟曰學焉
而已詩云以引以翼是則十翼者以為羽翼之云爾豈
遂自以為經乎如揚雄之太元王通之續經皆輒自命
為經而醜顏蒙耻不以為怪妄此朱子所謂自納於吳
楚僭王之誅者也得罪於聖人矣

午亭文編卷二十二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禱著

胡氏安國夏時冠周月辨

胡氏傳曰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
 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
 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
 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愚按胡氏引
 左氏王周正月之說而論之曰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
 冬十有一月是也是明以周正月之說為是謂冬十一
 月為周正月矣而又曰前乎周者書元祀十有二月則
 知月不易也則是前乎周者未嘗改月至周始改其歲

首之月為正月也夫殷不改月而周始改月考之經傳
未有明文胡氏之意亦殆不謂然也其意若以謂建子
為歲首耳未便以為正月也故下文曰冬十有一月是
也然明引左氏王周正月之文矣而又斷以為冬十有
一月者不知胡氏之意進退何所據乎又曰後乎周者
時不易胡氏之意非遂謂漢不易時而周獨易時也其
意不過謂周不易時取漢以為證耳故下文曰建子非
春亦明矣是胡氏不主改時之說也其又曰乃以夏時
冠周月何哉云者是胡氏亦知周果改十一月為正月
矣特未便以為春是周之正月乃夏之十一月仍為夏
正之冬也孔子作春秋取春之一字加於周正月之上
耳是胡氏之意也故下文又曰聖人語類回以為邦則
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
事之驗於是而胡氏之誤更有不可勝言者矣夫周之
月建子之月也建子非春胡氏自言之矣使周果不改
時而孔子作春秋以建子非春之月強取春之一字加
於其上此乃天時所不受稍知詩書識道理者將逆折
其萌而不敢以為而牧兒芸叟婦人女子之所聞而恠
笑者也曾謂孔子而為之乎行夏之時子有是言矣假
使周而果不改時也則建子之月儼然冬也冬則正夏
之時也夏之時曰冬孔子書之曰春是周本行夏之時
而孔子乃變夏之時矣行夏之時者果當若是乎假使

孔子之於春秋果寓行夏時之意而周果不改時也則
建子之月必將直書之曰冬使後之人猶得有所考而
正焉曰周之不改時如此也以子月為正月如此也其
不若夏寅月之為正月如此也此所謂非行夏之時也
後之人由此考正而行夏之時焉豈不亦甚明白矣乎
而顧冬而書春曰吾欲行夏之時寧有是理乎又其論
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
自專假使孔子果以夏時一冠月則亦何難以夏正紀事
時可自專月獨不可自專乎夫春夏秋冬之時自正至
十二之月以為可改則皆可改以為不可改則皆不可
改也今改夏之冬為春曰將以垂法後世不改周之子
月為十一月曰吾無其位不敢自專無其位而改冬為
春冬必不可為春也不可為春者而悍然命之為春無
其位者又敢自專如此乎且使後之人何所取法乎而
謂以此垂法後世者其果何法之垂也書云王省惟歲
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言以歲月日之大小別王及卿士
師尹之尊卑也今謂夫子改時不改月是敢於其大而
不敢於其小也聖人豈有是乎至其謂夫子有聖德無
其位而改正朔夫正者正月朔者月朔也如胡氏說則
正月亦夫子所改矣吾不知胡氏所謂正朔者果何所
指也聖人之言語文章皆其光明正大之心其語顏子
則正告以為邦之事其作春秋則直書以魯史之文魯

史之文曰春王正月孔子書之亦何至如後儒支離剝
割之見巧為新意於其間哉或有如胡氏之見者曰春
秋天子之事也若魯史曰春王正月孔子書之曰春王
正月夫人皆能之何必孔子乎何以為天子之事乎余
應之曰所謂天子之事者天子有命德討罪之權春秋
有褒善貶惡之旨顯其事使善惡昭然微其文故褒貶
具在是所謂天子之事也是所謂春秋也事蹟之昭昭
者尚不得而飾其詞以變易是非况年時月日之一定
者哉若於年時月日巧為新意於其間以誣聖人其得
罪聖人大矣吾不可以無辨

春秋始隱公論

粵自西周板蕩王輟東遷平王以來流離世故斯亦極
矣眷言豐鎬有故國舊京之感焉此周家之一大變局
也春秋托始於平王無可疑者陳氏傳良曰春秋非始
於平王始於桓王也當平王之世魯隱之奉其弟軌宋
穆之舍其子馮諸侯猶有讓千乘之國者也衛石碚晉
九宗五正嘉父宋孔父之流猶知尊君親上也鄭莊公
為卿士王貳於虢於是周鄭交惡隱之三年平王崩桓
王即位四年而鄭始朝身為卿士而有志於叛王此春
秋所以作也嘗試論之夫桓之於鄭孰與平之於申鄭
而鄭之叛志孰與齊楚秦晉之強僭四年而朝孰與周
鄭之交質繻葛自將之役孰與犬戎弑父之大變故謂

春秋託始於桓王者是亦齊末之見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二雅絕於幽王平王之世詩下降於國風是所謂王者之迹熄也又何疑於春秋之託始與然則曷不始於平王之初年也趙氏鵬飛有言子嘗曰吾其為東周乎蓋將興西周矣興西周之志不得行於時而寓於春秋則春秋者中興周室之書也又言平王之末政愈不綱天下之亂有加於前而中興無其人矣夫子於是憫悼衰世而作春秋也趙氏說雖善矣而未盡也余謂春秋之作始於隱公者隱公之元年當平王之季世隱公有讓國之心而遭篡弒之禍其父子君臣之際有臣子所難言者夫子垂典法於萬世明大戒於方來首記其事有微文顯志焉或曰禘於惠而記始於隱者何也曰傷隱之賢而誅桓之篡也或又曰隱攝也桓宜為君者也宜為君者而誅其篡何也曰凡隱之立夫子許其為公不言其為攝攝經無明文也非攝而親遇弒焉其為篡也何疑乎是以劉氏敞曰讓則不攝攝則不讓而傳謂隱公攝是非其位而據之者也於王法所不得為於王法所不得為則桓之弒隱惡少減矣春秋不宜深絕之今以其深絕之知隱公乃讓也非攝也今以攝言隱公是不盡春秋之情也而穀梁子之論隱公也曰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

也邪也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撰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蓋穀梁之論過甚矣昔者周之始興也泰伯之讓孔子賢之當春秋之世視泰伯之時何時也有能以讓而身蒙禍患猶刺責之追詬其所為曰撥先君之邪志曰成父之惡使此人之隱衷大節既無以白於天下而世不復知讓為盛德以篡奪為固然將陰以生亂臣賊子之心其何以勸善而懲惡也亦異乎君子成人之美矣且太王之欲傳位季歷亦可謂為邪志而季歷及昌亦可謂為成先君之惡者耶雖隱公之賢不及泰伯而惡亦未著春秋之作將以獎善戒惡耳惡者猶欲進之於善况非惡之尤著者乎惡未著而被之以成父之惡之名聖人與人之意度不出此故曰傷隱之賢誅桓之篡此夫子之微文顯志也或者謂春秋有書即位有不書即位隱不書即位者不成其為公也不成其為公是夫子不許之也曰是豈然與凡即位之例啖氏助言之陸氏淳誦說之余嘗求其義矣知隱之不即位有非例所得盡者而啖氏未能究其義也啖氏之言曰凡先君正終則嗣子踰年行即位禮穀梁云繼正即位也文成襄昭哀五公是此例也凡先君遇弒則嗣子廢即位之禮行不忍也穀梁云繼弒君不書即位正也莊閔僖三公是也凡繼弒君而行即位禮非也穀梁云桓公繼弒君而行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公羊云宣公繼弒君而行即位其意也

意欲為君故黨於賊而行即位左氏不達其意曲為其說而云莊公不言

即位文姜出故也閔公不言即位亂故也僖公不言即

位公出故也左氏云閔公弒後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公出復入不書諱故也

言經中無僖公出入之文以得罪去國猶曰不忍父為他國所弒其情

若何不舉其大而舉其細非通論也且三月文姜方孫

何妨正月即位乎故知解莊公不言即位妄也國有危

難豈妨行禮故知解閔公不言即位妄也若君出諱而

不書昭公何以書乎假如實出亦當非時即位如定公

也故知解僖公不言即位妄也按陸氏引啖子所稱繼

正即位繼弒不即位之說當矣至其闕左氏所云莊公

僖之不即位辭尤辯而正也而獨於隱則猶因左氏公

穀之說者余故以為未究其義也左氏云不書即位攝

也而公羊以為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公將平國而

反之桓穀梁以為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言君之不

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將以讓桓也愚以謂左氏言

攝既與經違而公穀以為成公之意志云云者是公既

即位而孔子削其事矣審如是則是夫子欲成隱讓國

之心而隱實未得行即位之事不得行即位之事而即

位焉是在隱初非欲讓者也烏在其為成其意志乎是

以由左氏公穀之論而知啖氏之言猶未究其義也宜

乎隱公讓國之賢未大著明於後世而遂失聖人所以

作經之心矣故吾斷以謂隱不書即位者隱自不行即

位之禮耳夫子不得而書故夫子亦不得而削也及觀
趙氏泐之論而有合焉趙氏有謂策書之大體者曰行
其禮則書不行其禮則不書此無待於筆削者吾無加
損焉蓋隱公之即位策書之大體也其書於策則存而
不削不書於策雖聖人不得而益之趙氏之說有以得
乎聖人光明正大之心而不同乎谿刻詭僻之見宜其
合於吾心也明乎此而後知隱之於桓讓也非攝也讓
而弑之夫子是以傷其賢而誅其篡春秋之始紀隱公
而善善惡惡之大義已並行而不悖焉此其為聖經也
與且夫吾之於春秋也恒體聖人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而不敢有谿刻詭僻之見以冀無失聖人光明正大之
心是以於隱公之事不敢有過求焉爾因叙春秋之所
以始為論其義而辨之若夫求其義而不得妄生穿鑿
如葉氏夢得所云天有十二月冕有十二旒服有十二
章春秋紀十二公逆而推之至於隱公以成其數者是
皆小見破道邪說亂經學者尤當以為戒也

書錢氏春秋論後

紅丸之案孫慎行引春秋許世子事直攻方獲哲名之
為弑魏大中繼之而其辭加甚矣錢氏謙益為春秋論
自跋其後曰進藥之獄蒙有猜焉進藥決之禁中閣臣
不為藥主一也光宗寢疾彌留非以紅丸故奄棄萬國
二也舍崔文昇而問李可灼三也穀梁子曰於趙盾見

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儒者相沿服習以
為精義執此以斷斯獄則過也斯亦可謂原情之論者
矣故其論曰引春秋之義斷後世之獄是猶禁奸盜以
結繩理文書以科斗欲以趙盾許世子止之獄辭傳本
朝之律令不已迂乎然於挺擊移宮之事則論曰春秋
書曰夫人孫於齊左氏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夫
人姜氏薨於齊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公羊曰
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何休曰刑人於市與
衆棄之必於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也
吾夫子魯之臣子也於魯之二夫人大書特書無所忌
諱耿育之所謂暴露私燕誇及山陵者吾夫子其戎首
也哉夫夫人姜氏通於齊侯致有公子釐生之禍所謂
罪大惡極凡為臣子不共戴天之仇也而吾夫子猶隱
其辭而不斥言其事鄭貴妃之於神宗李選侍之於光
宗可比姜氏之於桓公乎否也挺擊之於光宗移宮之
於熹宗罪狀未明深文周内取淫慝凶亂之事同詆並
譏是以春秋之獄辭傳光熹之律令也光宗阨於鄭氏
終其世未嘗出一惡語可謂孝子仁人矣熹宗冲人闇
弱始因臣下之煩言構怨李氏至為手勅顯布外庭嗚
呼薄矣而乃引耿育之言以為口實明之鄭李漢之趙
昭儀其本末亦不齊矣而欲以此附春秋之義又庸有
當乎蓋常易其心而求三案之是非君子小人互有得

失不有璫禍借三案以殺人則君子之所謂得者未必
是小人之所謂失者未必非惟姦璫殺人則借三案而
一時畏禍趨利之徒亦借三案以為緣於是乎君子小
人之目判然如白黑之不可混淆而鄭李之罪惟恐其
不明彰大著於天下是故成鄭李之罪者始於諸君子
而終於魏忠賢也忠賢之亂政亦鄭李之不幸也而自
諸君子發其端是可為痛惜也已余因覽錢氏之論而
聊述其義後之君子其不以余之言為非而不惑於當
時門戶黨朋者之說則千秋之是非得失必將覈其實
而無為徒徇其名矣

古今易說

易於六經最古遭秦燒書以下筮獨得存最為完書最
古而完而今所傳者特為淆亂視他經為甚焉樂既散
亡二禮經晚出雖闕然幸不為後人所亂書得之孔子
屋壁詩賴諷誦以存雖不無殘脫然考詩書之序或皆
繫於篇末或自合為一篇其始皆不亂於正經書自孔
安國詩自毛公始別序入經冠之篇首朱子除其序各
合為一編以置經外而復詩書之舊焉春秋一經三傳
初皆別行漢以來儒者欲省學者兩讀至以公穀配經
左氏分傳附經之年朱子雖未及詳定而亦別出左氏
經文蓋將以復春秋之舊也經之存者五惟易最古而
最先亂已而幸正之卒又亂焉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

顏師古謂上下經及十翼蓋古經也漢費直以彖象釋
經附於卦後今乾卦起大哉乾元至用九天德不可為
首是其例也雖其初加一傳字以別於經然十二篇之
經直已亂之矣漢鄭康成注易合彖象於經而所謂彖
象不連經文者猶在也至魏王弼注易用康成本又增
入乾坤文言雖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於經然直之
所既亂者弼又從而亂之若說卦等篇仍其舊總曰繫
辭自是世儒知有弼易而不知有古經矣程子作易傳
因弼本未暇更正嵩山晁說之考訂古今釐為八卷卦
爻一象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
而呂氏大仿周易古經上經一下經二上象三下象四
上象五下象六繫辭上七繫辭下八文言九說卦十序
卦十一雜卦十二王氏原叔家古易本卦辭一象辭二
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繫辭上六繫辭下七說卦八序
卦九雜卦十東萊呂祖謙則定為經二卷傳十卷上經
一下經二象上傳一象下傳二象上傳三象下傳四繫
辭上傳五繫辭下傳六文言傳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
雜卦傳十朱子本義從之故朱子曰經則伏羲之畫文
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
頗為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
呂氏又更定著為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按
朱子之言幸古經之復正也明永樂時修五經大全易

則從程傳元本而本義則以類從夫以程子未及更正之經取朱子從古經說易之辭割裂參錯於其間使古經已正而復亂而最繆戾者簡首仍載朱子幸古經復正之說而又不言其不從古經之故是則所謂復孔氏之舊者果安在乎至使前賢之意乖刺不明至今三百年餘未有能正之者也成化間奉化學教諭成矩謂世之讀易者先本義而後傳遂獨刻本義行於世今家傳戶誦者成矩之書也夫朱子因古經作本義明初諸人以本義參附於傳而一之已失朱子之意矣然猶曰此集諸儒之說非專朱子之書也今矩所訂之書儼然朱子之書世之學者遵信之而不復知其舛謬之若此也蓋易之窮古而完者及今猶可考見故與世論焉

皇極數說

理數一也岐而二之者非也言理不言數此近世學者之通病然天下豈有理外之數哉故曰理數一也邵子於數精矣世之學者求之而不得其解姑曰易之為書理而已矣數非所尚也豈不悖哉皇極之數世失其傳嘗殫心研索積數年之勤以求之恍若鬼神之來告焉已復參之書冊遂無弗悉合者故於理數之際有可得而略言者焉大傳謂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大哉言乎皇極之數斯當之矣蓋河圖之數生於五而成以十此數之始也自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而後謂數之極易

逆數必極其萬而千千而百百而十十而零之數而後
謂極其數也既能極其數矣而後天下之象定焉夫見
天下之蹟者儼諸形容象其物宜是之謂象象誠天下
之蹟者哉天下之蹟極之至於萬千百十零而天下之
象定之止於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而此十數者又
止用其四焉是天下之象四象焉盡之矣故曰定也其
法以數求卦上卦動以動因十以卦因零下卦動以卦
因十以動因零再加卦數爻數而先天之數成矣通計
萬千百十零之數去萬以千百十零為元會運世是為
四象而五行生尅吉凶斷焉以乾卦言之六陽策數二
百一十有六如五爻動是上卦動也以原策數二百一
十有六為本數五爻加五十原策數為數萬有八百是
為以動因十乾位一加一原策數為數二百一十有六
上下乾位各加一為數二五爻加五為數五是為以卦
因零通計為數萬有一千二百三十有九是為一二三
九也如二爻動是下卦動也以原策數二百一十有六
為本數乾位一加十原策數為數二千一百六十是為
以卦因十二爻加兩原策數為數四百三十有二上下
乾位各加一為數二二爻加二為數二是為以動因零
通計二千八百一十有二是為二八一二也以坤卦言
之六陰策數一百四十有四如六爻動是上卦動也以
原策數一百四十有四為本數上爻加六十原策數為

數八千六百四十是為以動因十坤位八加八原策數
為數千有一百五十有二上下坤位各加八為數十六
上爻加六為數六是為以卦因零通計九千九百五十
八是為九九五八也如三爻動是下卦動也以原策數
一百四十有四為本數坤位八加八十原策數為數萬
有一千五百二十是為以卦因十三爻加三原策數為
數四百三十有二上下坤位各加八為數十有六三爻
加三為數三是為以動因零通計萬有二千一百一十
有五是為二一一五也以坎卦言之二陽四陰策數百
六十有八如四爻動是上卦動也以原策數一百六十
有八為本數四爻加四十原策數為數六千七百二十
坎位六加六原策數為數一千有八上下坎位各加六
為數十有二四爻加四為數四是為以卦因零通計為
數七千九百一十有二是為七九一二也如初爻動是
下卦動也以原策數百六十有八為本數坎位六加六
十原策數為數萬有八千是為以卦因十初爻加一原
策數為數百六十有八上下坎位各加六為數十有二
初爻加一為數一是為以動因零通計為數萬有四百
二十有九是為〇四二九也以離卦言之二陰四陽策
數百九十有二如上爻動是上卦動也以原策數百九
十有二為本數上爻加六十原策數為數萬有一千五
百二十是為以動因十離位三加三原策數為數五百

七十有六上下離位各加三為數六上爻加六為數六
是為以卦因零通計為數一萬二千三百是為二三〇
○也如三爻動是下卦動也以原策數百九十有二為
本數離位三加三十原策數為數五千七百六十是為
以卦因十三爻加三原策數為數五百七十有六上下
離位各加三為數六三爻加三為數三是以動因零
通計為數六千五百三十有七是為六五三七也如三
陽三陰之咸策數百有八十為本數上爻動以動因十
加六十原策數為數萬有八百以卦因零兌位二加兩
原策數為數三百六十上兌位二加二下艮位七加七
為數九上爻加六為數六通計為數萬有一千三百五
十有五是為一三五五也初爻動以卦因十艮位七加
七十原策數為數萬有二千六百以動因零初爻加一
原策數為數百有八十上兌位加二下艮位加七為數
九初爻加一為數一通計為數萬有二千九百七十是
為二九七〇也如五陰一陽之復策數百五十有六為
本數四爻動以動因十加四十原策數為數六千二百
四十以卦因零坤位八加八原策數為數千二百四十
有八上坤位八加八下震位四加四為數十二四爻加
四為數四通計為數七千六百六十是為七六六〇也
三爻動以卦因十震位四加四十原策數為數六千二
百四十以動因零三爻加三原策數為數四百六十有

八上坤位加八下震位加四為數十二三爻加三為數
三通計為數六千八百七十有九是為六八七九也推
之至於他卦悉準此法先天之數無遺義矣

三正說

夏書三正傳謂為天地人之正道馬融曰建子建丑建
寅三正也孔穎達謂三正為三才按三正之說生於三
律成於三統漢書律曆志云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
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為一萬物
萌動鐘於太陰故黃鐘為天統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
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楸之於未令種剛彊大
故林鐘為地統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棟通族出於寅人
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水
也為仁其聲商也為義故太族為人統此三律之謂矣
是為三統其於三正也黃鐘子為天正林鐘未之衝丑
為地正太族寅為人正三正始是以地正適其始紐
於陽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荅應之道也
故三正之說生於三律成於三統者謂此也孔氏以三
正為三才未知所據易大傳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
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
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夫天下之事物義則可以兼通
名不可以假借若非然者是周易可以言三正尚書可
以言三才今既言三正矣而以三才釋之未見其可也

自是以來解者紛然其未有定矣陳氏大猷書集傳或問馬氏以建子建丑建寅為三正如何曰新安王氏辨之已詳使其果為不用正朔亦豈應言三正乎曰夏氏謂董仲舒言舜紹堯改正朔如何曰漢儒多喜言改正朔經內舜禹初無此也按蘇氏有言王者各以五行之德王改正朔易服色自舜以前必有以子丑為正者有扈不用夏之正朔服色是叛也王氏辨之謂堯之授時以寅為正月舜因之至商乃以十二月為歲首至周乃以十一月為歲首堯舜之前安有丑正子正乎按鄭康成謂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正月上日者未即位未改堯正也月正元日者即位之後乃改堯正也孔氏不取其說謂先儒王肅諸人以為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為正歲二月傳言既班瑞之明月以此為建寅之月也按傳云班瑞之明月並不言寅穎達直謂以此為建寅之月是其臆說非傳意也若夫王氏之辨襲穎達之說吾無取焉又謂漢儒多喜言改正朔經內舜禹初無此然則建寅之月經內曾有此乎程氏大昌云創建丑子惟商周耳自唐迄夏即皆建寅高堂隆謂舜更堯曆首歲以子堯同少昊首歲以亥皆不與詩書合夫舜首歲以子堯首歲以亥雖不見於詩書而謂自唐迄夏即皆建寅者果詩書之明文歟詩書既無建寅之說而謂皆不與詩書合者果

何所指與此其說皆祖禰穎達與經背馳而尤其甚者
王耕野氏讀書管見云怠棄三正以為子丑寅之正不
知王朝頒朔三正並頒於諸侯耶抑止頒寅正也而奈
何責有扈以怠棄三正且不奉正朔是欲擅變禮樂改
易制度何得云怠棄或者以為養民莫重於六府三事
威侮五行是不修六府怠棄三正是不務三事為諸侯
而不知養民此天所以絕之也按王氏此說較諸說為
優似可以折吾之說者請得與辨之王氏云止頒寅正
固矣而經言三正者特以三正命於天而行於人者也
有扈氏不畏天不恤人故雖頒寅正而兼言三正者正
所以深責之也王氏云不奉正朔是欲擅變禮樂改易
制度何得云怠棄夫王氏之說誠善矣然經所謂怠棄
者正以其不畏天不恤人兼三正之義以深著其罪故
謂之怠棄云爾衆言淆亂若此則益不觀朱子之言乎
朱子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
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又語錄云邵子皇極經世書一
元統十二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當初一萬八百年而
天始開在子會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在丑會又一
萬八百年而人始生在寅會邵子於寅上方注一開物
字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皆可以為正蔡氏沈習聞
此說故集傳謂三正子丑寅之正也三正迭建其來久
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子丑寅之建唐虞

之前嘗已有之蔡氏斯言可謂得之矣至有扈氏暴殄
天物輕忽不敬林氏之竒尚書全解云但言其廢三綱
五常耳此蓋模稜之言宋人如此者甚衆皆不足與辯
者以林氏於尚書最有名故及之自漢唐迄宋元碌碌
者無論已其為說之最著可以害經而惑世者故取以
致辯焉

方澤壇左右辨

王者南面以聽天下宮室廟庭罔弗南嚮故古北郊位
皆南嚮無北嚮配位皆西嚮宋政和間用北曠蒼陰之
義始改地壇位北嚮而太祖配位東嚮蓋壇位既北嚮
則西為位左方配位居西東嚮是左昭之義也南渡後
壇復南嚮明嘉靖九年建方澤壇用宋政和制地祇北
嚮祀典考曰配位居左既曰左則宜東嚮明矣王圻續
文獻通考載嘉靖初年祀方澤儀注云配位西嚮當是
時猶未用政和之禮也其西嚮也固宜今壇制沿明舊
而用儀注西嚮之文不察配位居左之義夫今之方澤
非嘉靖初年之方澤是用政和禮改建之方澤也壇位
既北嚮矣而仍以東為左以西為右則是尊昭也而顧
使居於穆次穆也而顧使居於昭以昭居穆以穆居昭
者是有司失考昧左右之義矣蓋東與西為定位左與
右為虛名配位之或東或西從壇位之南嚮北嚮也北
嚮之東乃南嚮之左非北嚮之左也北嚮之西乃北嚮

之左也故方澤北嚮宜取左而居西嚮東不宜仍從南嚮取東而居右也今位西嚮是居南嚮之左非居北嚮之左矣按禮昭穆昭南面穆北面昔之所謂南北今之所謂東西也今之所謂左右昔之所謂昭穆也是左為昭右為穆也若宜東嚮而西嚮是宜居左而居右矣是以右為昭而左為穆矣由是位不得不東嚮則宜穆而乃昭矣當時禮官忽左右之位執東西之名以有定之東西冒無定之左右其於昭穆之義果皆合歟否歟於愚心竊有未安也當俟諸議禮之君子焉

春秋齊桓晉文說

吾者建國親侯列爵惟五而統於一尊大小相維厥有常制而強凌弱眾暴寡挾天子以令友邦率羣力以侮孤國此三王之罪人萬世之所公惡也是以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而夫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者其故何哉或謂隱桓之世王室卑而齊伯興春秋之所由以始定哀之世中國衰而晉伯廢春秋之所由以終若是則春秋為獎伯之書喜其興而懼其廢也夫竊天子征伐之權挾諸侯以會盟之事名為尊王實以自雄開兼并之漸兆禍亂之原聖人謹微防患之心不如是其疎也春秋懼亂而作桓文之事聖人之所大懼也是所由以書也不然者以二百四十二年之記一百二十四國之行事朝會盟聘圍伐滅入無有不書而獨曰其事則

齊桓晉文者豈真有慕於伯者之為哉或曰方伯得專征伐是天子之所與也然不請於天子而主盟擅討執其君殺其臣滅其土地無王之甚矣春秋豈與其無王者哉其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者嚴首惡也是春秋之旨也

春秋明天道說

春秋以禮樂征伐之權歸於天子凡不出於天子而私會私盟私相朝私侵私伐顯殺者春秋皆罪之夫禮樂征伐之權天子有之雖天子亦不得而自私之也天之所命要當以天事行之故春秋者天道也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又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是天之所命天子亦不得而私之也而有一人之敢衡行敢作好惡作威福是謂逆天故凡春秋之所誅天之所誅也故曰春秋天道也漢以來說左氏者以為春秋周公之志周德衰典禮喪宣父因魯史成文考其真偽正其典禮上以尊周公之制下以明將來之法為公羊者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夏之質甚則以為黜周王魯也為穀梁者曰平王東遷周室微弱天下版蕩王道盡矣夫子傷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勸戒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三家之說穀梁近

於理而未得聖人之心後世遂有以天命為不足畏者
是使聖人之心不明於天下也春秋之時王者徒擁虛
號於上勢不若一執國命之陪臣春秋於春正月既以
繫之於王其意以為天下習見王者之不足尊也又尊
其名曰天王天下敢不尊王有敢不尊天者乎是可以
見春秋之志也夫會盟朝聘侵伐刑殺之權攘竊之既
久馴至於弒逆原其始皆無王之一念為之而春秋曰
有天子在焉天在斯王在也亂臣賊子之敢於推刃於其
君父者以謂無天耳今日天王是王可無天亦可得而
無也耶天卒不可得而無是王卒不可得而無也故曰
春秋之志也其他日食星變水旱雨雹冰雪彗凡關
天事者尤致謹焉傳曰聖人以天自處故聖人者一天
也春秋一天道也

春秋因事約文說

天地之道易簡而已矣聖人之道法天地而已矣易傳
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見之於行事者謂之行
見之於口見之於書者謂之言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
不如見之行事之為深切著明也然則春秋者聖人之
言王公卿大夫之行事而即聖人之行事所由寓焉者
也聖人之言行無有不本於易簡者况其制作之書乎
孔子生當文勝之時嘗自歎曰文勝質則史古者天子
有史官列國有國史大事書於策小事書於簡牘當其

盛也無飾行無支言彬彬然文有其質者杜預所謂舊
典禮經是也平王之世隱公以來官失其守史所記注
皆違舊章是孔子之所歎也是文勝其質者也孔子取
魯史記因事約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約於一萬八千
言之間文高而旨遠辭少而義詳要其意歸於易簡而
已矣傳春秋者左氏公穀鄒夾其後邇相師授為論注
傳疏者百千人何休所謂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
解時加讓嘲者其辭愈費而聖人之意愈隱矣以二
百四十二年之事費辭至百萬之多而猶有所不解使
其上叙二千四百三十二年之遠其辭之費而不解者
又焉有窮乎夫天地無終極者也二百四十二年其間
一旦暮耳由無終極以後以紀無終極以前其辭之費
不知又當何如也然則春秋之作聖人之慮在萬世者
也豈直為旦暮之間而然歟故後世不達春秋之意不
可以為史不知易簡之道不可以達春秋

春秋為史法說

春秋聖人之史也非經也後世謂之經也有史官之史
未經筆削之春秋是也有聖人之史既經筆削之春秋
是也聖人之史古無此體乃夫子斷自聖心創為義例
為萬世不刊之史法也杜預曰遵周公之遺制又曰明
周公之志以為明周公之志則可以為遵周公之制則
不可柳宗元言杜預謂例為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

入滅周公之盛時不應預立其法柳子可謂知言矣故
春秋者由周公以來未有此體也聖人為史法以詔萬
世曰其文則史而後之人名之曰經名之經者其意主
於尊聖人而後世遂專以經尊春秋而不知為聖人之
史於是聖人之史法遂亡春秋有達例有特筆達例者
史官之史也特筆者聖人之史也聖人之特筆如化工
之生物不必駢枝儼葉節節而生之而全體已具史官
之達例欲圖日月而繪天地不已難乎曰聖人為史法
以詔萬世後之為史者以春秋為法可乎曰奚為而不
可有聖人之才則可無聖人之才則妄也曰然則如之
何曰姑為史官之史焉烏知後世不有聖人者出與

古不修墓辨

孔子葬母於防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
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劉向曰蓋非之也又
言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
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土隴謂為賢君智
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嘻亦過矣凡向之言特借以成
其薄葬之說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夫以人子之葬其
君親必令後世無土隴之可尋恒人之情有不安於此
者矣而謂弟子之修墓孔子非之則尤為不知言而昧
於聖人之所為也儀禮筮宅曰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
艱既井椁則又卜之曰考降無有近悔及葬實土三其

慎如是孟子所謂盡於人心也古不修墓之語殆猶無
有後艱無有近悔之義乎墳雨而崩蓋孔子傷之也非
非之也向之言何其過歟康熙庚申閏八月晦日書於
百鶴新阡丙舍

午亭文編卷二十二

男壯履恭較

午亭文編卷二十三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雜著

家氏鉉翁原夏正辨

春秋自左氏言周正歷戰國秦及漢諸儒以專經名家
至魏晉隋唐五代之季千七八百年並無異義焉中間
惟穀梁解烝祭曰烝冬祭春興之志不時也似以春為
建寅之月亦未顯言之陸淳氏祖述啖趙氏始徃徃習
攻左氏務與為異然亦未有夏正之說也逮宋儒始有
三代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於是劉敞氏胡安國氏陳
傅良氏諸人競為新意顯信已見不顧聖經而夏正之
說紛然至不可窮詰矣家氏鉉翁為原夏正張皇其辭

後之附會者若程端學氏俞臯氏衆矣然亦時相牴牾不能自守其說大抵家氏為尤辯有害經意今按採諸家說與左氏同者而裁以己意與辯之家氏曰寅卯辰為春寅為歲首此百王不易之正也虞夏而上春首寅歲首寅天時王正兩得其正自商人以建丑為歲首周人復以建子為歲首而百王之正與二代之歲首始判為二夫子行夏之時欲正與時皆以寅為首革二代之歲首而從百王不易之正此夫子平日之志故筆之於春秋曰元年春又曰王正月春之下著正以見天時在是王正在是垂萬世不刊之法也又曰周雖建子為歲首不過發號施令自此而始而所以揆時授功者夏時夏正也彼謂以建子首十一月者左氏之誤也彼謂變易四時以子丑寅為春卯辰巳為夏午未申為秋酉戌亥為冬者孔安國鄭康成之大誤也歲首者特以發號施令而正月則以紀年授時歲首可改而正月不可改也愚按歲首者歲之首一月也孔子謂行夏之時不謂行夏之歲首春夏秋冬謂之時若商周止以丑子月為歲首而不以為春是本不改時也既不改時是時仍夏之時也孔子又何必曰行夏之時乎若不過以歲首發號施令而已春夏秋冬十二月次一無改易則是所關於政治得失之數天時人事後先緩急之宜尤非其最要者而孔子必曰行夏之時不太鄭重矣乎周禮正月

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
萬民觀治象決日而斂之如家氏之說則此正月是夏
之正月既以其時布治於邦國都鄙矣而所謂歲首發
號施令自此而始者其又所發者何號所施者何令乎
號令之大者無過於治象之法今既以夏正月布之於
邦國都鄙矣則是歲首更無號令之發施然都鄙所
事而周人姑為此無用之虛名而已無用之虛名周人
何所取焉孔子何必欲正焉周禮小宰正歲率治官之
屬而觀治象之法鄭康成注云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
時之正以出教令蓋周建子之月既布治於邦國都鄙
而於建寅之正歲小宰乃帥治官之屬觀治象之法是
正月者周正月正歲者夏正月也家氏豈知此義乎又
按張氏洽云此所謂春乃建子月冬至陽氣萌生在三
統為天統蓋天統以氣為主故月之建子即以為春而
丑寅之氣皆天之所以生劉歆云三統者天施地化人
事之紀天施周正建子也地化商正建丑也人事之紀
夏正建寅之謂也聖人雖欲行夏之時而春秋因史作
經方尊周以一天下豈遽改其正朔哉又按曹魏明帝
景初元年有司言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為正三月
定歷改年為孟夏四月改太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
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祠禋嘗
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

以正歲斗建為歷數之序齊王芳復用夏正以建寅之
月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為後十月於此益知魏
承漢後改時改月漢有定制傳之自古魏人知之最明
故踵而行之初不以為異也後人以史記漢冬十月為
不改時月之證若漢初不改時月魏有司何緣得請以
建丑之月為正而魏之君臣頗皆涉學慕古又何緣定
歷改年以三月為孟夏四月乎家氏不徵信於古而以
耳食之說逞其臆見可謂愚而自用者矣家氏曰書伊
訓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祇見厥祖太甲中
篇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奉嗣王歸于亳此十二月乃
商家之歲首而但謂之十二月以見商家雖以建丑為
歲首未嘗改十二月為正月也按趙氏汭云漢書律歷
志據三統曆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即書伊訓篇太
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於先王以冬至越第行
事其所引書辭有序皆與偽孔書伊訓篇語意不合且
言日不言朔又不言即位則事在即位後矣凡新君即
位必先朝廟見祖而後正君臣之禮今即位後未踰月
復祠於先王以嗣王見祖此何禮也暨三祀十有二月
朔奉嗣王歸于亳是日宜見祖而不見又何也所謂古
文尚書者掇拾附會不合於經蓋如此說者乃欲案之
以證殷周不改月可乎又言後九十五歲十二月甲申
朔旦冬至無餘分春秋歷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

丑朔旦冬至後八歲為武王伐紂克殷之歲二月己丑
晦大寒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周公攝政五
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禮記孟獻子亦曰正月日至七
月日至其說皆與傳合夫冬至在商之十二月在周之
正月大寒在周之二月驚蟄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
初歷其在立冬小雪則曰於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周
為十二月唐人大衍歷推算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孰
謂殷周不改月乎陳寵曰陽氣始萌有蘭射干芸荔之
應天以為正周以為春陽氣上通雉雛雞乳地以為正
殷以為春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正蟄蟲始振人
以為正夏以為春蓋天施於子地化於丑人生於寅二
陽雖有微著三正皆可言春此亦歷家相承之說所謂
夏數得天以其最適四時之中爾孰謂建子非春乎家
氏曰臨卦之象辭曰亢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指觀而
言也臨二陽四陰之卦直十二月觀四陰二陽之卦直
八月蓋自今年十二月指明年八月而言當二陽之浸
長豫憂四陰之將盛以臨觀相為反對云爾是時商人
以丑為歲首而文王之象惟從夏正此商家月次不易
之明證也按張氏以寧云本義之說以八月為自復卦
一陽之月至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又謂此為
建酉之八月為觀亦臨之反對兩從其說而不決前說
從何氏周正也後說從褚氏夏正也復之象曰七日來

復是自夏正五月一陰長數至夏正十一月一陽來復
日屬陽故陽稱七日扶之欲其亟長也於七月詩一之
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即此義也今臨之象曰八月
有凶是自夏正十二月二陽長數至夏正七月二陰長
月屬陰故陰稱八月抑之欲其難長也蓋復象自復數
起為七日矣則臨卦當自臨數起不當又自復數起當
自夏十二月數起不當自夏十一月數起若自臨卦夏
十二月數起則自臨至遯為夏之六月僅得七月不可
言八月有凶若自臨卦夏十二月數起則自臨至觀為
夏正之八月又九閱月不可言八月有凶今自夏十二
月數起至夏正之建申七月恰是八月於時為商正之
八月也於卦為否三陰長而陽消故其象曰否之匪人
不利君子貞天地不交萬物不通其凶甚矣非若遯猶
有厲而觀絕無凶也而况否之象曰小人道長君子道
消而臨於八月有凶之傳曰消不久也正指否卦而言
至為明白今若以為遯是文王而用周正也以為觀是
文王而用夏正也文王作文辭時為商西伯為商之臣
用商之正復何疑乎若為商之臣而用周正是僭號稱
王而改商正朔大不可也為商之臣而用夏正是不奉
時王正朔而用異代正朔亦不可也孔氏從漢諸儒之
說是矣近時儒者陸山李氏舜臣亦有謂文王演易時猶為西伯
安有未代商已用周正此固不攻而自破是矣而又謂

臨於月為丑乃商人之正文王逆知盛衰消長之數寄
之於易謂今雖盛大臨人之勢後且有終凶必然之理
為萬世戒其意微矣愚恐聖人正大寬厚之心不如是
也且宋代諸儒極辯文王未嘗稱王而猶為此論故愚
極辯文王奉殷正朔以服事殷之為至德者焉家氏曰
周書泰誓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武成一月苟死龜一月
者建寅之正月也春大會於孟津者夏時孟春建寅之
月也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先儒謂商人建丑為歲首
故避正之名而謂之一月理或然也孔氏乃以一月為
建子之月其意以為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
以其正為四時之首夫豈知改正朔者不過更其歲首
春夏秋冬可得而變易乎十二月次可得而紊乎按漢
書律歷志云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五
度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
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癸
巳武王始發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
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
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黿之首蓋志謂戊子者夏
正亥十月之戊子而明言殷十一月後三日辛卯朔者
夏正之子十一月商正之十二月而明言周正月戊子
至戊午三十一日明日己未冬至周正月之二十九日
夏正之十一月也冬至以十一月周以冬至子月為正

月又何疑乎又按律歷志引周書武成篇云惟一月壬

辰旁死霸

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生鬼死故言死鬼鬼月質也師古曰霸古鬼字同

若翌日癸巳武王乃

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益津至康

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

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云粵若來三

月既死霸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是歲也閏數餘十八

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

日庚申驚蟄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

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云惟四月既旁生霸越

六月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月

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志所引書顏師古以為今

文尚書而孔穎達謂偽書然其日月與今泰誓武成同

而皆以一月為周之正月家氏未之詳考而直以謂夏

時孟春建寅之月其謬甚矣張氏以寧辨此最詳而又

引書所言與周正合者甚衆如金縢秋大熟未獲天大

雷雷以風禾則盡偃云歲則大熟謂豳風夏正云八

月其獲則此云秋者周正七月也八月雷收聲雷雷以

風為七月也後言歲則大熟指十月也何以知其為十

月豳風七月之詩曰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

朱子集傳以為自田而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禾稼總

五穀而言也五穀皆熟為有年故書之曰歲則大熟猶

春秋並書麥禾也禾該五穀而言也五穀咸不熟為飢

歲故書之曰冬大無麥禾蓋周以十一月為歲首十月
為歲終會計歲事皆於十月以是知其為十月也此篇
春秋不書月以七月於夏周皆秋無俟乎書月春秋書
冬不書月以十月於夏商皆冬亦無俟乎書月也然則
此篇之秋大熟亦周時也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
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
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
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云云越三日丁巳云云
越七日甲子云云謂此言周之三月為農時是夏之正
月也則二月既望為夏之十二月也與小明詩二月初

吉同也二月不繫之時者二月於周非春也洛誥曰惟

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舊脫簡在康誥先儒定為洛誥

文今從之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

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

月謂律歷志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誥

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冊惟周公誕保文武

受命惟七年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周以十一月改正月

為歲首故曰烝祭歲孔說是也冬祭曰烝此月烝祭者

趙匡曰四時之祭皆夏時也篇首惟三月夏之正月也

不繫之時多士篇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多方篇惟

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謂二篇皆周月也多方

五月不繫之夏者五月於周非夏也顧命惟四月哉生
魄王不懌甲子云越翼日乙丑云丁卯命作冊度
越七日癸酉云謂金縢書時不言月召誥洛誥多士
多方顧命書月日不書時蓋周以子月為正於夏正有
兩月之不同夏正自前代行於民間已久而正月正歲
又自有參差之不齊故於時月日之書皆不相繫以一
臣民之耳目視聽使之不惑此周一代書法也厥後魯
公費誓甲戌我惟征徐戎甲戌我惟築猶周之書法見
魯用周正朔也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月越三日
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
東郊謂漢律歷志言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
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
肅王命作策豐刑益康注曰逸書篇名漢儒未曾見今
畢命也今畢命篇首年月日皆備與周史官書法見於
伏生口受者異非特文章體制氣象之不同此所以為
孔壁後出之書也以上並因張氏原文凡此皆家氏所未能及故備錄
焉至所謂春秋冬夏不可得而易十二月次不可得而
紊誠有是理矣然使春秋冬夏果不易十二月次果不
紊則夫子亦無為貴行夏之時矣按黃氏澤云商周本
是錯改時錯改月但學者不可為商周認錯若官為商
周認錯則經旨自然明白矣家氏曰詩豳風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者夏時也小雅北伐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等

詩與周頌臣工維莫之春者皆夏時也臣工之詩乃諸侯助祭及莫春遣之歸國告戒之辭也曰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畝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言莫春則當治耕作之事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之季春也而鄭氏箋詩乃指周之暮春為夏之孟夏則四時為之易位其舛豈不甚乎按幽風之詩周公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也后稷虞夏之際封於邰及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遷於豳今作詩追述前烈而記以先代之時月豈得取以為周因夏時之證乎况詩所云一之日觶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則又明言周正矣一之日毛氏所謂十之餘蓋十又一月建子之月周之正月也二之日建丑之月周之二月也三之日建寅之月周之三月也四之日建卯之月周之四月也若謂周不改月數何得有此一二三四月之名乎既以建子為一月而又有二三四月之名則不得仍以子為十一月丑為十二月寅為正月卯為二月矣此乃事理之顯然無足深辯者而家氏不察何與北伐之詩六月栖栖戎車既飭按張氏以寧云周六月夏四月也盛暑非獫狁入寇時也四月之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按張氏以寧云周之四月夏二月也春秋王正月朱子以為周改正月為春則此二月為夏矣周之六月

夏四月也。徂暑者言自此而往，以至於盛暑也。詩曰：我徂惟求定。曰：我徂東山。曰：自我徂矣。三歲食貧。曰：我征徂西。書曰：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皆自此往彼之辭。今若以徂暑為暑，往則幽風，夏正之七月大火始西流而暑，猶未退，不可以為夏六月而暑已往也。以為暑自此而往，則夏六月為季夏，非暑自此而往於盛也。進退兩無所當，故知此詩周月也。朱子集傳曰：淒淒涼風也。卉草腓病也。禮記月令曰：孟秋涼風至，天地始肅。漢書律歷志曰：陰氣奪，當傷之物夷，則位於申。在七月則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指夏七月也。孟子曰：秋陽以暴之。集注曰：秋日燥烈也。月令仲秋之月，盲風至。注：盲風疾風也。朱子集傳亦曰：發發疾貌。則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指夏八月也。然則此詩之秋冬亦周時也。臣工之詩：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眾人痔，乃錢罇。奄觀銍艾。按張氏以寧云：蔡氏書傳引此以為牟麥將熟，其為季春可知。今考之於全篇，則其曰：如何新畲，命我眾人痔，乃錢罇，即七月之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周官遂大夫正歲簡稼器，謂耒耜鉷基之屬。修稼政，謂修封疆。相其陵原，陞皆孟春之事。嗟嗟保介，即月令孟春之月天子祈穀於上帝，載耒耜措之於保介之御。閭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之事也。若待建辰之三月始治。

新畬始序錢鏞不亦晚乎非夏之季春明矣若但以來
年將受厥明為三月則詩曰將受厥明不曰將熟夫麥
種於今之八月長於三春月至四月而始登五月而盡
刈周都關右地尤高寒而將之云者未為而預言未至
而預期之辭詩人之言緩而不迫似難以一句蓋全篇
而定其為夏之三月也朱子以此篇為戒農官之詩引
月令呂覽皆為藉田而言竊因是說以為此詩乃孟春
祈穀上帝躬耕藉田而戒農官也麥為五穀之中續食
之最重者孟春之時三陽動麥已生長是以祈穀之辭
先言將受來牟之明賜繼之以迄用康年而終之以奄
觀銍艾祈之明神欲五穀之皆熟故並言之猶春秋書
麥禾於冬以詒五穀之義也若以來牟將熟為春三月
則冬十月非麥熟之時不得言無麥矣蓋春秋並書麥
禾於終而著五穀之大無此詩並言來牟銍艾於始而
期五穀之大有然則將受厥明乃期之之辭非即時賦
物之比不可以文害辭也而此詩為周季春夏之孟春
也明矣愚謂張氏之說當矣然詩人之辭引物連類不
同記事如豳風之詩兼用夏月周月而又或引楚辭攝
提貞於孟陬悲哉秋之為氣以證夏正者亦何足辨哉
家氏曰周官冬至祀圜土夏至祀方澤季春出火
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皆指夏時而言也
凌人掌冰正歲十二月令斬冰傳者云夏正十二月今

之季冬也若以為周正十二月今之孟冬水始凍冰未及堅冰可藏乎內宰仲春詔內外命婦始蠶夏仲春也若以為周之仲春今十二月而可蠶乎天官正月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者亦夏正正月也而傳乃以為周正建子月此一時而後周從夏之不同其實正月布治者亦夏正月也又如禮記月令一篇純用夏正者也按冬日至祀圜丘夏日至祀方澤及出火納火諸事皆用夏正者周禮有正月正歲若此類皆所謂正歲者也禮記月令皆用夏正亦周禮正歲之義是以朱子有云據周禮有正歲正月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蓋此正可以證周正之實不可舉以為夏正之驗也家氏曰雜記載孟獻子之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一節乃漢儒記禮者傳聞之誤古有冬日至夏日至者未聞有春日至秋日至者也今指周正建子為春為正是春而日至也其可乎又指周正建午為秋為七月是秋而日至也其可乎二至既舛二分亦隨之而舛必將以夏正十二月半為春分六月半為秋分陰陽可得中乎寒暑可得平乎按家氏此論則是自攻其說矣獻子言正月日至不言十一月日至言七月日至不言五月日至家氏明知其說之非是而雜記之言不易叛也故移其咎於漢儒記禮者適足以彰其陋而已矣至於冬至啓閉則周禮正歲之說禮記月令之

文可以得其義也而豈慮其或舛乎按趙氏泐云傳於僖公五年春記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記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皆以周人改時改月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啓開之候則仍夏時趙氏之說得其義矣家氏曰汲冢書周月解時解訓等篇四時中節大率與月令相似且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又有嘗麥解曰成王四年孟夏初謁宗廟乃嘗麥於太祖若以卯月為孟夏安有麥可嘗乎按汲冢書雖不可為據依然明言周家作正以垂三統而家氏則以為周不改時月明言敬授人時巡狩烝享猶自夏時而家氏則凡若此類輒據以為夏正之證何其說之自相矛盾耶至成王即位四年初謁宗廟事不見於經傳嘗麥之解不足深論也家氏曰又如魯論曾點舍瑟一章所謂暮春者亦可指為夏正之正月乎今之正月寒意猶凜既非春服可成之候其浴其風皆不當在此時則此暮春非夏時而何按此乃一時問對之語記者筆之於書當時文章論議民俗話言風謠傳播猶多因夏正如今人稱官爵州郡猶承用古時名目者然未可執是以為確證也家氏曰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云者本言修治橋

梁必在冬深水涸之時徒枉十一月可成澗水先涸也
輿梁必十二月乃成河水後涸至是時乃可施工云耳
傳者引夏令為證則非本旨按朱子集注曰周十一月
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而家
氏強為之辭其悖甚矣家氏曰河南程先生謂春秋假
天時立義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胡文定祖述其說一以
夏時周月為斷時夏時則寅卯辰為春月周月則子為
歲首時自時月自月不相為謀夫子春王正月之意果
若是乎嘗竊觀程子之意似謂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
見行夏時之意但春秋有年之下書時而紀事者如隱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之類自舊已然蓋史失其月僅著
其時而春秋因之耳聖人之意正謂周家以建子為歲
首降而至於衰世王正不修歷紀廢壞民聽惶惑有以
冬為春以春為夏者如絳縣之年號童之謠百姓於二
代之正莫知所從故修春秋行夏時以正之今以為夫
子冠以夏時猶存正月豈不然與按趙氏訪云何氏哀
十四年傳注曰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
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以行夏之時說
春秋蓋昉於此然何氏固以建子為周之春但疑周不
當狩而妄為之辭至程子門人劉質夫則曰周正月非
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則遂疑建子不當言春此胡氏
夏時冠周月之說所從出也家氏亦知夏時冠月之非

而特以其言出於程子之門不敢直斥之而欲為之委曲回護其說益支離而難通矣家氏曰自左傳一失以春王正月為周王正月孔鄭再失以周正說詩傳書杜元凱三失撰為長曆以從左傳之譌而曆法有未易知者故依違而不敢議而不知曆務遷就以求其合改易閏餘求合周正卒不得合每為之遁辭曰此經誤也此曆誤也按漢書律曆志援據三統歷春秋歷殷歷而其言冬至也在周正月丁巳朔旦漢書豈皆遷就以求合者乎今謂杜氏撰長曆以求附會左氏若三統歷春秋歷殷歷亦漢人偽造以附會漢書者乎唐人大衍歷春秋冬至亦在正月豈唐人亦附會長曆者乎至又嘗長曆置閏不合古術家氏亦未嘗知歷者則亦臆說而已矣家氏曰左氏自不能固守周正之說每雜引周夏正以揆一時之事而杜氏曲為說以通之隱三年左傳云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夏之言麥秋之言禾其為夏時固宜而杜氏乃以此四月為周之四月以此秋為周之夏按杜氏謂芟踐之或曰因圉牧用耳理當然也家氏曰晉伐虢圍上陽問之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童謠云云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左傳以周正紀事卜偃以夏正釋童謠從左傳乎從卜偃乎卜偃生於當時世典晉卜若周家以建子為正月卜偃何為以十二月為夏正之十月

乎按卜偃之語亦言天者以夏正之義也何足辨歟家氏曰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師曠士文伯以歲考之定為七十三歲老人蓋生於魯文公十一年夏正建寅之正月朔是襄公二十九年夏正十二月為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為歲七十三藉令老人隱者誤舉夏正師曠士文伯博極精詣不當與之俱誤周家以建子為正而二子以夏正計老人始生之歲必無是也按張氏以寧云當是年夏正正月之癸未今傳書在三月則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又云人習見夏時之久與人語言不舉夏正以明之則無以見是月之為周正也家氏曰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傳云惟正陽之月隱未作日有食之用幣伐鼓則以是月非正陽之月不當用正陽之禮故經以是為譏爾夫既非正陽之月則是月乃夏正之六月奚疑杜元凱求以通周正之說乃曰以長曆推此六月朔乃七月朔置閏失所以致月錯此借曆法之不可知者以為遁辭非經意亦非左傳所以立例之本意按長曆以為置閏失所此或當然若謂此借曆法之不可知者以為遁辭夫曆法家氏所不知而世之知之者多矣杜氏豈敢以此欺天下後世之人哉家氏曰又如城築興作之事左氏一以周正為斷宣八年十月城平陽傳曰書時也夫以水昏正為興作之候者傳例

也。以周正而言，此十月乃夏正之八月，時北方七星何由昏正而左氏乃以城平陽為得時而書，則十月乃夏正而非周正亦明矣。按城平陽書時者，經實不書月，左傳必當有考耳。今以蒙上十月之文而責之，非矣。家氏曰：請即經之正文而槩論之，冬而烝禮之常也。春秋常事不書桓八年正月書烝五月又書烝，再書之以譏烝之不以時。穀梁子似亦知聖人行夏時之說，其言曰：烝冬事也，而春興之夏又興之，春秋所以譏胡文定又引周官大司馬仲冬田而烝者，以證正月為建子月，其可哉。周禮仲冬固是夏時十一月十一月而田，維其時矣。十一月而烝亦其時矣，而春秋之正月乃夏時之正月，正月而書烝謂其過時而書，豈得反以周禮仲冬之田而證春秋正月之烝必指春秋正月為周正建子月，謂春秋以一歲再烝而書不以不時而書，若然則春秋夏五月一書烝以譏不時可也。正月之烝既得其時，又何以書為哉。按桓八年正月己卯烝，陸氏淳云：公羊曰：譏亟也。啖子曰：此書之以彰下文爾，非譏也。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趙子曰：正月之烝不失時也，經為五月又烝，故書此以明一歲再烝若不書，即似春有故不烝，夏乃烝耳。啖說是也。孫氏覺云：春秋之正月夏時之十一月也，十一月烝之時也得時而祭，又書之者為夏五月烝，張本也不書正月之烝，無以見又烝之失。

故先書之以示其數程子云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為非禮之甚也又曰正月烝矣而非時復書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黷亂甚矣黃氏仲炎云烝用建亥之月故傳曰閉蟄而烝今烝用建子不及時矣不及時則為怠正月己卯烝是也亟舉則為黷夏五月丁丑烝是也趙氏汾曰周雖以建子為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愚謂胡氏傳言穀梁以為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是以閉蟄而烝為是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為再烝見黷書也胡氏此論最明又合諸說觀之家氏之非自見矣家氏曰桓十四年辛未御廩災乙亥嘗八月而嘗時也常事不書此所以書為御廩災甫三日而嘗所以譏爾御廩者築盛之所藏今而告災不知戒懼且不易築盛而嘗春秋是以譏公穀二傳皆同而孫泰山胡文定乃謂此八月乃周正之八月周正之八月乃夏正之六月六月而嘗不時所以書失春秋繼災書嘗示警之意矣夫烝之不時者以為時嘗之時者以為不時不過以證夏時冠月周正紀事之說而非夫子平日行夏時志也按譏不時非獨孫氏胡氏說也孫氏覺云春秋之八月夏時之六月而嘗不時也御廩災而嘗不時且不敬也葉氏夢得云嘗秋事建未之月嘗失時也張氏洽云祭祀用夏時此八月乃夏之六月未嘗時祭何為汲汲然以四日之間遽舉嘗祭乎趙氏鵬飛

云六月稼未登場安得新而嘗之以陳為新非所謂嘗也故書之著不時而秦先典也觀此知家氏謂此八月為夏正之八月者非矣家氏曰且以春秋所書寒暑災變而言於夏時大槩可通其不可通者小有疑而未定焉耳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記異也震電非異震電而雪所以為異按公羊云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何氏云三月夏之正月兩當冰雪雜下雷當聞於地中其雉雒雷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范氏曰劉向謂雷未可以出雷未可以見雷電既以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孫氏復云周之三月夏夏之正月也未當大雨震電既大雨震電又不當大雨雪甚哉八月之間天變若此也孫氏覺云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陽氣尚微雷未當出雷未當見既已雷電則雪不當降大者非常之辭春秋常事不書大惟非常則加大以別之程子云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大雨雪非常為大亦災也葉氏夢得云大雨震電不書此何以書不時也建寅之月未雨雨水而大雨雷未發聲而震電又云大雨雪不書此何以書不時也建寅之月也趙氏鵬飛云陽極而大震電陰極而大雨雪大雨必於夏大雪必於冬陰陽之運然也今於正月而兼冬夏之電雪天變

甚矣黃氏仲炎云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陽氣未力而震電若盛陽之月雷雨既動而雨雪若凝陰之時况大而非常則陰陽之錯繆甚矣汪氏克寬云或謂春秋用夏正故建辰之月雨雪為異苟實建辰之月則震電未必書矣愚謂家氏以為震電非異謂夏正三月也震電而雪所以為異謂三月無雪也且家氏不聞三月雪乎陋可知矣家氏曰僖十年冬大雨雪書冬不書月且加以大字記是冬寒氣大盛屢雪之為災耳若以此冬為八月九月是時秋氣始肅餘暑未艾安有連三月之雨雪乎按葉氏夢得云大雨雪不志此何以志建酉建成建亥之月書不時也趙氏鵬飛云周之冬夏之秋非大雪之時而大雪常寒之謂也洪範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常寒則大雪非苟記異所以責時君不能建皇極也黃氏仲炎云雨雪常也惟大而為害故書獨桓八年雨雪不言大者周之十月今之八月非雨雪之時故以異書也俞氏臯云春秋之冬今之秋八月九月冬十月也此亦紀其非常故書家氏謂秋氣始肅餘暑未艾豈十月而猶可謂餘暑未艾乎亦不思之甚矣家氏曰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嚴霜不殺草氣燠也若謂此十二月為建亥月則夏時之十月草不盡殺猶或有之春秋何以遽書為災乎竊詳經文十二月乙巳公薨之下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此於歲終併

書一冬之異非專為此月書也杜氏以其長曆而推謂此十二月乃周之十一月今九月也指此為舊史記錄之誤春秋因之九月之霜不能殺草猶未足為異春秋何以動色而書之曰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乎此夏正之冬何疑按孔氏穎達云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此在十二月下杜以長曆校之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謂經十二月為誤遂以此經四事皆為十一月夏之九月霜不應重重又不能殺草所以為災也何氏云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早實霜而不殺萬物至當實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陰威列索故陽自實霜而反不能殺也孫氏覺云春秋之十二月夏時之十月也十月隕霜而草不死李梅實皆異之大者也春秋之法為災而及於死民物者則書為異而反常者則書十月之霜草當殺而不殺十月之李梅不當實而反實天地陰陽之義非常可怪者也趙氏鵬飛云詩曰九月肅霜况十月乎宜霜威之動而無草不黃也今隕霜不殺草異之大者霜不殺草猶姦宄之不誅暴亂之不戢天之垂戒顯矣黃氏仲炎云經書隕霜二一曰隕霜不殺草一曰隕霜殺菽蓋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霜當殺草而不殺草異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未當隕霜而殺菽亦異也夫杜氏以十二月為今之九月家氏疑之矣其以為十月者則諸家

之說也十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豈得不為異乎以杜
氏之未可從而盡黜諸家之說家氏之說可為篤論與
家氏曰書無冰而皆在春以冰政不舉而書耳詩七月
二之日鑿冰冲冲謂十二月取冰三之日納于凌陰謂
正月藏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謂二月開冰周禮藏
冰開冰與之略同春秋於桓十四年春正月成元年春
二月襄二十八年春三月書無冰皆為冰政不舉書以
譏之耳按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何氏云周之正月夏
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溫也此夫人淫佚陰而陽
行之所致穀梁云無冰時燠也范氏云皆君不明去就
政治紆緩之所致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
舒厥罰常燠孫氏覺云春秋之春夏時之冬也冬而無
冰則為陽氣不闕而陰氣不凝也張氏洽云常燠也二
之日鑿冰冲冲乃周正建丑之月固陰沍寒之時而不
冰陰不能成物之災趙氏鵬飛云周之正月夏之十一
月凌人斬冰而藏之時而無冰焉則無以備暑矣非徒
無以備暑而獻羔開冰何以薦寢廟外內饗何以供冰
鑑賓客何以供饕饻夏無以頒秋無以刷其為闕禮大
矣洪範庶徵曰豫恒燠若君政逸豫則恒燠應之春秋
之君勤于政者固無有也則無冰乃恒燠之應與俞氏
臯云此亦見是周月紀事若夏正月則東風解凍宜無
冰也汪氏克寬云此年正月書無冰成元年二月書無

冰襄二十八年書春無冰則知因陽盛氣燠而隨時以紀之苟以發冰而知無冰則當常以二月而不在正月矣若曰或藏冰無冰而書無或發冰無冰而書無抑何紀事之錯亂乎趙氏汙云無冰不月終時無冰則志之周之春夏之冬也成元年春二月無冰杜氏云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孔氏云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彼春無冰則是竟無冰此亦應竟春無冰而書在二月下者以盛寒之月書之也何氏云周二月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此月既是常寒之月於寒之中又如加甚常年過此無冰終無冰矣孫氏復云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無冰冬溫也書曰僭常暘若無冰常暘之應也襄二十有八年春無冰穀梁云時燠也胡氏安國云今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俞氏臯云冬溫也李氏廉云此條注杜氏明以建子為春矣諸家之說無冰彰彰如此而家氏但以冰政不舉四字了之夫冰政何以不舉乎所不舉者何政乎家氏卒不能置一辭也其陋甚矣夫家氏亦知詩有一之日二之日使周不改月緣何有此名目乎家氏曰書螽有在夏秋者為其賊苗而書有在冬者則以陽氣不斂蟄出為災耳哀十二年冬書螽十三年冬又書螽皆記異也窮冬沍寒閉蟄已久而螟蝗生焉其為異大矣左傳乃託夫子荅季孫之語歸過於司曆之失閏春秋為記異而

書豈為曆乎按哀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螽杜氏云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曆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何氏云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為異孫氏復云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為異之甚蘇氏轍云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有螽蓋失閏也故季孫問於仲尼仲尼曰正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趙氏鵬飛云春秋書螽者十有八皆在夏秋之交固以為災矣然未若哀公之世書螽者二皆在於閉蟄之後閉蟄之後穀既登場螽固不能為害然其異亦甚矣禮仲秋行夏令則蟄蟲不藏蓋冬行夏令則方冬不寒蟄蟲復出此則常燠之證也燠而蟄振猶有然也燠而螽生是謂災異兩興也聖人可不志之哉黃氏震云蝗蝻在地冬雪乃深入今冬燠而有螽將蔓延為來歲之災矣十有三年十有二月螽杜氏云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曆失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螽實十一月何氏云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且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伐主治典法滅絕之象是後周室遂微諸侯相兼為秦所滅燔書道絕張氏洽引許氏云螽每在十二月傳以為司曆之過此歷不時不革之敝與愚嘗謂蝗蝻之生雖今之冬亦有之杜氏謂歷之失閏蓋本夫子荅季孫之言而逆推之以知

曆之果失也亦非避冬無蝨生之理而託閏以文左氏
之非也家氏於此過求之以證其夏正之說至謂春秋
豈為歷乎云云者文義並難通矣家氏曰莊七年秋大
水無麥苗傳者謂周七月為夏五月故以無麥苗為災
非也中原之地種麥最早故月令仲秋勸種麥令曰無
或失時是歲以大水之故種麥失時故曰無麥苗非謂
已熟之麥而言也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謂歲終計
公私所儲蓄而言不然麥熟在夏禾熟在秋何以書無
麥禾於此際乎此春秋所書寒暑災變合於夏時者也
外是亦有一二之疑皆可以義例而通要以不害於大
體之合按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公羊傳云無苗則曷
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
苗何以書記災也杜氏云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
殺熟麥及五稼之苗孔氏云直言無麥苗似是麥之苗
而知麥苗別者公羊傳曰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
待無麥然後書無苗如彼傳文知麥苗別也且此秋今
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之無苗故知熟麥及五
稼之苗皆為水漂殺也孫氏復云水不潤下麥與禾黍
之苗同時而死故曰無麥苗劉氏敞云曷為先言麥而
後言苗麥苗同時麥成而先敗也孫氏覺云春秋之秋
夏時之夏麥已大成而禾苗方盛大水之災而麥也苗
也皆無也災之甚者故書之二十八年麥苗之無經書

之曰大大者非常之辭麥苗之無以水災而無也災之所不及者猶有存焉不得曰大無也麥禾之無書之於一歲之卒歲凶而至於冬一國之內舉無收也蓋大無焉不得但曰無也故無麥苗志之於秋見水災也大無麥禾志之於冬見歲凶也春秋二字聖人必盡心無苟然者蘇氏轍云是時麥熟五稼苗而未秀皆為水所害也葉氏夢得云秋夏之建午建未建申之月也麥成而稻苗大水則皆敗矣故曰無凡稻苗而後秀秀而後實趙氏鵬飛云周之秋夏之五月五月麥將實而大水焉為水所厭而不實故先書大水繼書無麥苗以見災五月麥未登場不可舉其實故曰麥苗說者以麥苗為二物麥且未艾安得待有苗此蓋疑五月之際麥將實不可曰苗也不知未登場圃安得舉其實二十八年冬書大無麥禾則穀既登場圃矣胡明舉其實此則麥未實為水所盡耳何疑云莊二十有八年冬大無麥禾杜氏云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家氏之說實本杜氏而與莊七年無麥苗並書欲以援證夏時其義亦不倫矣家氏所言春秋寒暑災變自以為合於夏時而又謂外是亦有一二之疑可以義例而通夫家氏之所不疑者學者之所疑而取信於先儒者也一二之疑者乃學者之無可疑而家氏之所終不能解者也宜乎以其披猖悠謬之言誣聖經而惑後世也吾不能不

